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四

春官宗伯第三之八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正義鄭氏康成曰兆者灼龜發於火賈疏菙氏職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歛其焌契是灼龜而兆發也其形可占者賈疏占人職君占體大夫占色之等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賈疏謂破而不相離似玉瓦原之破裂是用名之焉

上古以來作其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賈疏僖二十八年左

傳原田每每以原與原田字同故爲此解

案玉之璺雖有紋可見而體實未坼龜灼而紋坼最細者似之瓦則其坼較粗原則大裂矣疑取象命名之意如此

存疑杜氏子春曰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賈疏趙商問此與下文連山宓犧歸藏黄帝子春何由知之鄭氏答云此數者非有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　賈氏公彦曰近師以玉兆爲夏瓦兆爲殷

案三兆者龜卜之大綱如筮之有三易蓋以此爲占而非所占之吉凶也

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正義鄭氏成康曰頌謂繇也賈疏繇之說兆若易之說卦故名占兆之書曰繇

三法體繇之數同其名占異耳賈疏占兆無文但三易名異占亦異則三兆名異占亦異可知

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也賈疏占人職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體兆象色兆氣墨兆廣坼兆璺體色墨坼各不同此注云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則四者皆相因而有以其有五行兆體體中有五色既有

體色則因之以兆廣狹爲墨又因墨之廣狹支分小璺爲坼也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圛曰蟊曰尅賈疏雨霽之類其體有五色其色統得體每色皆有墨坼則五色中各有五墨坼　蔡氏沈曰雨者如雨其兆爲水霽者開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爲金尅者交錯相勝其兆爲土　服氏虔曰卜法横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經者爲金背經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　全氏賜曰五兆五行之體曲爲水鋭爲火直爲木圓爲金横爲土是謂五體

賈氏公彦曰經兆者龜之正經體謂龜之金木水火土龜兆有五而爲百二十者兆别爲二十四分也每體十繇故其頌千有二百　鄭氏鍔曰經兆之

體者謂三兆所卜之正體一體而五色應五行也五行之變無窮自其墨色圻裂分而配之一色别爲二十四體或云五五應二十五而云二十四者其一純體無生尅不占也故五行之兆分爲百有二十體十頌所以發明其吉凶故百二十體而有千二百之頌頌者卦繇之辭三兆不同而其數無異特所占不得而同此所以爲玉瓦原之别

案疏謂兆别爲二十四分今以其說推之龜之中直紋謂之千里路灼契之圻以近千里路者爲首稍遠

爲中近邊爲尾凡坼之見皆有首中尾焉合三節言之則有雨雨雨雨雨雨霽雨雨蒙雨雨驛雨雨尅又有雨霽雨雨霽雨雨蒙雨雨驛雨雨尅又雨蒙有五雨驛有五雨尅有五而二十五具矣除純體無生尅者不占則二十四五兆各二十四則百有二十之經兆具矣頌千有二百者更以十干之日加之與

通論王氏應麟曰據左傳懿氏占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成季卜曰閒於兩社爲公室輔驪姬占曰專之

渝攘公之揄衛侯占曰如魚竀尾此皆繇辭可見者

卜筮未經秦火不知何以後世無傳

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正義鄭氏康成曰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賈疏易繫辭傳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是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名曰連山似山出納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賈疏連山以純艮爲首山上山下是名連山歸藏以純坤爲首坤爲地萬物莫不歸藏　劉氏恕曰禮運孔子於宋得坤乾是也　朱子曰周代名也其卦本

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謂之周

存疑杜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　賈氏公彦曰近師皆以夏曰連山殷曰歸藏案此本康成易贊及易論夏殷易以七八不變爲占周易以九六變者爲占案左傳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注云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不變是據夏殷不變爲占之事也案左傳所謂遇艮之八即啟蒙五爻變則以之卦之不變爻占也　程

氏迴曰古之筮者兼用三易之法衞元之筮遇屯曰利建侯是周易或以不變者占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同復於父敬如君所葢二易辭也既之乾則變矣是連山歸藏亦以變者占也

其經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易卦别之數亦同其名占異也

賈疏連山歸藏周易是名異連山歸藏占七八周易占九六是占異也

每卦八别者重之數

賈疏據周易以八卦爲本八卦重之則得六十四

孔氏穎達曰重卦

諸儒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為伏羲重卦鄭康成之徒以為神農重卦孫盛以為夏禹重卦司馬遷以為文王重卦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諸益與噬嗑當以伏羲既畫八卦即自重之為得其實朱子語類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者是伏羲已自畫邪是文王重之邪看先天圖則有八卦便有六十四疑伏羲已有畫矣曰周官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重之

通論白虎通曰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諸侯龜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

偶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陽故數奇也龜之爲言久也蓍之爲言耆也久長意也

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觭居宜反杜其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夢者人精神所寤可占者賈疏人寐形魄不動而精神寤見覺而占之

鄭氏鍔曰夢出於有所因故曰致孔子之夢周公是也一仰一俯爲觭觭夢蓋怪異之夢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魯聲伯夢泣而珠盈

懷是也無心感物謂之咸陟升也精神上與鬼神通

高宗之夢傅說是也

總論賈氏公彦曰大卜所掌先三兆次三易後三夢

者筮短龜長夢以協卜筮而已故以是爲次

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正義鄭氏康成曰運或爲緷當爲煇是眡祲所掌十

煇也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占

其吉凶凡所占者十煇每煇九變此術今亡

存疑王氏安石曰占夢以歲時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則此所謂經運蓋歲時日月星辰之運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之大事待蓍龜而決者有八賈疏大事卜小事筮此既大事而兼言筮者凡大事皆先筮而後卜也　定作其辭於將卜以命龜也鄭司農云征謂征伐也象謂災變雲物如衆赤烏之屬賈疏按哀六年左傳是歲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

史曰其當王身乎有所象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春秋傳天事恒象是也謀謂謀議也果謂事成與不也至謂至不也雨謂雨不也瘳謂疾瘳不也杲謂征亦云行巡守也賈疏襄十三年左傳先王卜征五年是征亦得為巡守也與謂所與共事也果謂以勇決為之若吴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是也賈疏昭十七年左傳鄭氏鍔曰謀者始創議以立事果者進退未決而求其決也至若會言近止而人或過期不至爾

案此八者雖曰龜之八命實三易三夢所同用蓋此乃所占之事目也觀下文可見　卜事莫大於立君大封大遷大師祭祀喪紀而八命中惟征可兼大師他無列焉何也諸官及本職已有明文無庸覆舉而王者四征不庭既不若祭祀喪紀之有常又不若立君大封大遷之曠見且中包時巡及王所不親之小師故特著之見於詩書春秋傳者惟立君大遷大師祭祀之卜為多而喪卜大封無見焉至於肆師職之

卜芰卜稼卜戒春秋傳魯桓卜成季之生懿氏卜妻敬仲衞俟卜渾良夫見夢之類皆包於凡小事中而此八事則有關於邦之吉凶利害故特詳其目而曰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也

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正義鄭氏衆曰以此八事命著龜而參之以夢故云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春秋傳筮襲於夢

武王所用賈疏昭七年左傳　賈氏公彦曰以上文八事命龜之時佐明三兆三易三夢之占推演其辭以觀吉凶而告於王使王改過自新以修救政也　王氏安石曰洪範大疑謀及卜筮兩眂其從違而武王亦以朕夢協朕卜爲言葢必三者交相爲占而吉凶休咎始得而決

案贊如孔子贊易之贊葢掌三兆三易三夢者各獻其占而大卜則發揮其所以然之理而宣著之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

正義鄭氏康成曰問事之正曰貞卜立君君無冢適卜可立者賈疏昭二十六年左傳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視高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也大事宗伯涖卜賈疏大宗伯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故知大事宗伯涖卜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鄭司農云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蓍龜作龜謂鑿龜令可爇也某謂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賈疏謂正意問龜非訓貞爲問也作龜謂以火灼之

以作其兆也賈疏作謂發使釁坼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士喪禮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又曰卜人坐作龜　賈氏公彥曰凡卜法在禰廟門閾外闑西南西面有席先陳龜於廟門外之西塾上又有貞龜謂正龜於席上又有涖卜命龜眂高作龜凡六節尊者宜逸卑者宜勞作龜眂高二者勞事以大貞事大故大卜親之　黄氏度曰凡卜事眂高揚火以作龜者卜師職也惟大貞則大卜作龜

王氏安石曰大封謂封國命諸侯案封國之始必卜其土之所宜與策命之 全氏賜曰大貞者有大疑事而求正也案大貞包曰下立君與大封而言

大祭祀則眡高命龜

正義鄭氏康成曰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不親作龜者大祭祀輕於大貞也士喪禮宗人即席西面坐命龜 王氏應電曰大祭祀惟圜丘方澤以二至若大旅及禘祫之祭必以卜

凡小事涖卜

正義鄭氏康成曰代宗伯王氏昭禹曰大事涖卜者大宗伯故凡小事大卜涖焉　案小事涖卜可見小事不專筮而大事之筮亦可互見矣　賈氏公彦曰大事卜小事筮此云小事謂大事中差小者非筮人之小事也小事既大卜涖卜則陳龜貞龜命龜視高皆卜師爲之其作龜則卜人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大事大宗伯涖卜大卜眡高作龜其中陳龜貞龜命龜皆小宗伯爲之下文大遷大師

大卜貞龜涖卜亦大宗伯陳龜亦宜小宗伯也其命龜眡高者卜師作龜者卜人又凡旅大卜陳龜則涖卜仍是大宗伯貞龜命龜眡高皆卜師亦卜人作龜又凡喪事大卜命龜則陳龜貞龜亦小宗伯涖卜是大宗伯眡高作龜者卜師也　王氏應電曰凡卜尊者不視事但臨涖之而已執事先陳龜於廟門西塾次正於閾外席上次眡高而命之事又次作其兆立君封國大卜作龜則命之者小宗伯所謂奉玉帛以

詔號而貞之者大宗伯陳之者大宰而涖之者王也大祭祀喪事大卜命龜則作之者卜師貞之者小宗伯陳之者大宗伯而涖之者大宰大宰及大宗伯帥執事以卜日是也大遷大師大卜貞龜則作之者卜人命之者卜師而陳之者小宗伯涖之者大司馬大司馬大師則涖卜是也案大遷疑是大司空涖卜凡以建立都邑當屬冬官也旅大卜陳龜則涖之者小宗伯也小事大卜涖卜則陳貞命作皆卜師以下爲之此又因事之大小而尊

卑相次之敘也

案凡卜大事正卿涖之小事大卜涖之而肆師職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則此三事其小事中之較重者歟

國大遷大師則貞龜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龜於卜位也賈疏卜位即士喪禮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面是也又不親命龜亦大遷大師輕於大祭祀也賈疏以命龜在貞龜後爲勞故云輕於大祭祀

凡旅陳龜

正義鄭氏康成曰陳龜於饌處也士喪禮卜人先奠龜於西塾上南首是也不親貞龜以卜旅祭非常輕於大遷大師也

凡喪事命龜

正義鄭氏康成曰重喪禮次大祭祀也士喪禮則筮宅卜日天子卜葬兆凡大事大卜陳龜貞龜命龜眂高其他以差降焉　賈氏公彦曰大祭祀大卜非直

命龜兼眡高此喪事亦命龜與大祭祀同但不視高

即輕於大祭祀也 案凡喪事則不惟大喪 陳氏祥道曰考儀

禮卜人負龜宗人視高及坐命龜而後卜人坐作龜

若然大卜於大祭祀凡喪事命之而不作則作者其

屬也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

曰弓兆

正義劉氏彝曰將卜則開龜之下體去其外甲而存

其下甲有横直之文者以卜也其下甲有直文者案此直文今名千里路所以分左右陰陽也横有五文分十二位者象五行與辰次也其上下不可以爲兆可開而燋者左右各二故曰四兆　易氏祓曰下經言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則爲開龜之兆而非占兆之書明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今言四兆者分之爲四部賈疏開龜之四兆謂開出其占兆之書分爲四部

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謂與方功義弓之名未聞

案玉兆原三兆卜之綱也雨霽蒙驛克五兆璺坼之象予五行而視其變化以占吉凶者也此言四兆若作占書解則經兆與頌已在大卜三兆之中不當復名四兆且何須卜師開之若謂所占之事則立君大封大師大遷祭祀喪紀經皆一一臚列即有未盡亦當包於八命中而四兆非其類也如謂璺坼之形則

又與五兆混淆且經文言開明是人開之非火作之所致也文列眂高揚火之前則亦不得爲璺坼矣康成既有春夏秋冬四灼之說則劉氏彝所言尚有端緒且今之卜法頗有類於此者似可從

凡卜事眂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正義鄭氏康成曰示涖卜也揚猶熾也致其墨者孰灼之明其兆賈疏按占人注墨兆廣也墨大坼明則逢吉坼稱明墨稱大此云明其兆者彼偏據一邊言其實墨大兼明乃可得吉故以明解墨

賈氏公彥曰大貞大卜

眡高故凡卜事皆卜師眡高　鄭氏鍔曰凡卜必以龜骨可灼之高處眡涖卜之人乃揚熾其火以發作其龜而致其墨乃有吉凶可占

案卜有龜焦者有不食墨者皆不待兆成而知其凶夫墨水也燋契火也火過而陽則焦水過而陰則不食墨

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相息亮反

存疑鄭氏康成曰所卜者當各用其龜也上仰者也下俯者也左左倪也右右倪也陰後弇也陽前弇也

詔相告以其辭及威儀賈疏辭命龜之辭威儀若士喪禮卜日在廟門外涖卜在門東西面龜在闑外席上西首占者門西東面南上卜人及執燋者塾西南面東上皆是威儀之事大

祭祀喪事大卜命龜則大貞小宗伯命龜賈疏大貞大卜眂高眂高之上有命龜貞龜陳龜小宗伯尊於大卜故知小宗伯命龜也其他卜師命龜卜

人作龜賈疏大卜臨卜貞龜陳龜則卜師命龜卜師命龜則卜人作龜可知　案經明言凡卜辨龜之以授命龜者則卜人作龜則亦辨龜以授卜師非卜師自命可知賈疏

案序官卜人中士八人此不列其職者以其與卜師同職故畧之也

案此與龜人辨六龜之屬不同六龜之屬龜人於攻之爨之之時久已區而別之矣何緣卜師更辨而授之而又何詔相之有乎以所詔相爲告以辭及威儀亦未必然出命者涖卜也受命而命龜隨事之大小而各有其人卜師方手龜以進何緣他人之辭與儀乃煩卜師之詔相乎上下左右即開龜四兆之處也上二爲陽下二爲陰右二爲陽左二爲陰左右之陰

陽反者覆視之則正也又腹下爲陰其反背爲陽開其腹下乃覆而灼其背焉故卜師辨之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慮命龜者之或不曉也雖曉猶詔之蓋其慎也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果魯火反靁力胃反又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玄地龜黄

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黒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賈疏俯者靈已下皆爾雅文天龜法天故向下而俯地龜法地故向上而仰東南陽方故東龜甲向前長而前弇南龜甲向後長而後弇西北陰方故不能長前後西龜頭向左北龜頭向右如相睥睨然爾雅云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不類即靁不若即若也全氏賜曰首左倪者甲亦偏左首右倪者甲亦偏右　案弇中寬而口歛也考工記侈弇之所由興是其體也賈疏體有二此經據頭甲而言占人職君占體謂兆象與此異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象經也賈疏此據甲而言凡天地之間南北為經東西為緯西龜北龜長左右在陰象緯也賈疏此據頭而言天龜俯地龜仰東

龜前南龜卻西龜左北龜右各從其耦也杜子春讀果爲贏賈疏謂龜前甲長後甲短露出邊爲贏亦得爲一義　賈氏公彦曰物色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龜之屬有六辨之而定其所當用謂若卜祭天用靈卜祭地用繹春用果秋用靁之類也　鄭氏鍔曰戴記青黑緣天子之寳龜也公羊傳龜青純何休以爲龜甲䫜青也千載之龜青䫜然則六龜之色蓋亦視其䫜而已曰俯仰左右者以其首

言之曰前後者以其甲言之曰玄黄青赤白黒者以其顏言之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

正義鄭氏康成曰六龜各異室也秋取龜及萬物成也攻治也治龜骨以春是時乾解不發傷也　賈氏公彦曰龜有六室六龜各入於一室以耆龜歲易秋取春攻訖即易去前龜也　天地四時之龜歲易若大寶龜非常用者不歲易

案取之用秋陰氣足也攻之用春劑之以陽也秋時已殺之至春攻治之則去其上甲而畱其下甲及牆耳

餘論賈氏公彥曰案爾雅有十龜一曰神龜龜之最神明者二曰靈龜今觜蠵龜一名靈蠵能鳴者也三曰攝龜腹甲曲折能自張閉好食蛇江東呼為陵龜也四曰寶龜大寶龜也五曰文龜甲有文采者也河圖云龜負書丹甲青文六曰筮龜常在蓍叢下潛伏

史記龜策傳上有壽著下有神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四者皆言其所生之處火龜猶火鼠也

上春釁龜祭祀先卜

正義鄭氏康成曰釁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先卜始用卜筮者世本曰巫咸作筮卜未聞其人也上春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釁祠龜策相互矣賈疏月令孟冬釁則周孟冬亦釁之周上春釁秦亦上春釁之故云相互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

辨正賈氏公彥曰先鄭以祭祀先卜謂卜其日與其牲後鄭不從者以龜人不主卜事也

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奉猶送也送之於所當卜 實事之大於此者其奉龜以往可知

賈氏公彥曰旅謂祈禱天地及山川喪謂卜葬宅及日

華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 華時髓反燋哉約反又祖堯反契苦計反劉苦潔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喪禮楚焞置於燋在龜東 賈疏謂陳

龜於西塾上龜南首燋在龜東置楚焞於上　楚焞即契所用灼龜也賈疏荆爲楚用之焞龜開兆故云楚焞　燋謂炬其存火　杜氏子春曰契謂契龜之鑿也　王氏應電曰燋燒木存性者用此以待則易然也

案灼龜先以刀刻所當灼之處乃以楚焞灼之即卜師開龜之四兆是也詩曰爰契我龜契即書契之契杜氏以爲鑿是也以焌施於所契之處故名之曰焌

契

辨正賈氏公彦曰子春讀燋爲樵後鄭不從依音爲雀蓋取莊子爝火之義熒熒然也史記索隱曰古之灼龜取生荆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

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爇如悅反焌音俊又存悶祖悶二反

正義杜氏子春曰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賈疏秋官司烜氏文

鄭氏康成曰焌讀如戈鐏之鐏賈疏讀從曲禮進戈者前其鐏意取鋭頭以灼龜也謂以契柱燋火而龡之也賈疏謂將此焌契以柱於燋火龡之

使燋契既然以授卜師用作龜也役之使助之　賈氏公彥曰若大卜眂高已上則卜師作龜故以焌契授卜師若卜人作龜則授卜人　王氏昭禹曰取火於日者爲陽精之純極其明潔故以鑽卜休咎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眂吉凶簭同筮

正義鄭氏康成曰占人亦占簭言掌占龜者簭短龜長主於長者賈疏僖四年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

曰筮短龜長
不如從長
存疑鄭氏康成曰以八簭占八頌謂將卜八事先以簭簭之言頌者同於龜占也賈疏凡簭之卦自用易之爻占之龜之兆用頌辭占之今言八簭占八頌者以其吉凶是同故占簭之辭亦名頌龜占則繇辭是也以八卦占簭之八故謂八事不卜而徒簭之也其非八事則用九簭占人亦占焉
案古者重卜先簭而後卜故簭人不必知卜而卜人必兼通於簭既得八事之頌猶恐於龜象未審復以

簭義參決其吉凶是謂以八簭占八頌也然簭辭之吉凶各有其故皆原於八卦之象與德其或簭龜從違各異則又恐簭人之占未審故復以八卦之象與德究切其義是謂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也不曰占簭之故而曰八故者八卦之象與德因事而異吉凶於八事各有所宜各有所迕也

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

正義鄭氏康成曰體兆象也賈疏凡卜欲作龜之時灼龜之四足依四時而

灼之其兆直上向背者爲木兆直下向足者爲水兆邪向背者爲火兆邪向下者爲金兆橫者爲土兆是兆象也　案賈言四足即康成所謂腹骨近足者其部高也若然則劉氏所指四兆即此矣不必以中庸注之繆解疑之背謂腹骨中央當背處即千里路也

朱子語類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或曰火兆直只

周禮疏曰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或曰木兆從左邪上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爲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爲吉又以旋者吉大橫吉大橫庚庚庚是豹起恁地庚庚然不是金兆也

色兆氣也賈疏謂兆中視其色氣似有雨及雨止之類是也**墨兆廣也**賈疏兆之正璺處**坼兆璺也**賈疏正璺旁有奇璺罅者坼是從璺而裂其旁枝細出謂之璺坼是　孔氏穎達曰大坼爲兆廣小坼爲兆璺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

微明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賈疏見書金縢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吉　賈氏公彦曰此已下皆據卜言兼云簭者凡卜皆先簭故連言之

通論王氏昭禹曰龜卜之事龜坼而後墨見墨見而後色著色著而後體備卜人先占坼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又次之衆占備而後君占體以斷吉凶焉玉藻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先後之序也此經言君

占體而後及於色墨坼尊卑之序也　易氏祓曰大史大卜皆下大夫而此經自有卜史之占則大夫非大史大卜也蓋上大夫卿如大宰大宗伯大司馬之涖卜者其次小宗伯肆師亦以大夫涖卜此大夫之占色也大史職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先儒謂執事大卜之屬與之者當視墨此史所以占墨卜人所以占坼　劉氏彝曰體爲龜兆五行之正體與卜之時日相生相克有休有王吉凶可知既有兆以成體又有

色以示象亦與五行四時相爲興廢

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繫音係比毗志反又必履反中知用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既卜簭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　鄭氏鍔曰占驗常在後故俟歲終計之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

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巫鄭讀作簭一讀如字比毗志反

正義劉氏敞曰注改巫爲簭然經云掌九簭之名以辨吉凶字既作簭則不可又以巫爲簭矣此乃前世精於簭者九人其遺法可傳也古者占簭之工通謂之巫更咸式目等皆其名也巫咸見於他書多矣易疑爲易古陽字其他雖未聞不害其有　薛氏季宣

曰世本云巫咸作筮殷有巫咸後有神巫季咸皆祖其名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九巫讀皆當爲筮字之誤也賈疏筮人掌筮不主巫事故破從筮更謂筮遷都邑也賈疏此謂筮遷公卿大夫之都邑也鄭氏答趙氏曰若武王遷洛盤庚遷殷則卜故大卜有卜大遷之事咸猶僉也謂筮衆心歡不也賈疏謂國有營建之事恐衆心不齊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賈疏謂要目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也賈疏改易政教也比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

日也賈疏大卜大祭祀眡高命龜此不卜而簭謂小祭祀 參謂簭御與右也賈疏參謂御及車右勇力與君為參乘故簭之 環謂簭可致師不也賈疏環人致師注引宣十二年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之事明此經簭環亦是致師之事也

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

正義鄭氏康成曰當用卜者先簭之即事漸也賈疏簭輕龜重故先簭後卜

通論呂氏祖謙曰曲禮卜筮不相襲者凡常事卜不吉則不簭簭不吉則不卜也此經先簭而後卜洪範

謀及卜筮又云龜筮共違于人皆龜筮並用故知不相襲者非大事也獻公卜納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晉納襄王得黄帝戰于阪泉之兆又筮之遇大有之暌皆卜筮相襲

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謂更選擇其著也著龜歲易者與

案龜人所掌惟辨龜之名物及藏龜釁龜奉龜而已

凡卜事非其職也簭人相蓍藏蓍共蓍之外又併揲之之事而掌之不別職者龜事繁而蓍事簡也蓍龜歲易蓋增新而不必廢其舊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歲時今歲四時也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賈疏建謂斗柄所建謂之陽建故左旋於天厭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故右旋於天堪輿天老曰假令正月陽建在寅陰建在戌日辰者日據幹辰據支陰陽之氣休王前後賈疏案春秋緯當時者王生王者休王所勝者死王所生者相相所勝者囚假令春之三

月木王水生木水休木勝土土死木生火火相火勝金金囚以此推之火王金王水王例可知

案天地之會當即指幹與支而言幹為天支為地如史墨占庚辰為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皆幹支合日月星辰而斷是也薛氏季宣以日月之會言之已非其義而推算又繆

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正義鄭氏康成曰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左傳

是夜也晉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適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其術則今八會其遺象也賈疏堪輿大會有八小會亦有八用占夢則亡

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噩五各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思夢覺

時所思念之而夢寤夢覺時道之而夢喜夢喜悅而夢懼夢恐懼而夢杜子春云噩當爲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

寎疾而迷及寤而有夢傳所傳秦穆公趙簡子之夢是也或曰似夢非夢而若有見也

餘論王氏昭禹曰正夢若高宗恭默思道而夢帝賚良弼噩夢若晉景公夢大厲披髮及地搏膺而踊思夢若孔子之夢周公寤夢若狐突之遇大子申生喜

夢若文帝夢黄頭郎推之上天懼夢若光武夢乘龍上天而心悸是也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聘問也發幣而問焉賈疏禮動不虛必以幣帛行禮案問問占也夢者事之祥賈疏對文禎祥是善妖孽是惡散文祥中可以兼惡故云夢者事之祥吉凶之占在日月星辰季冬日窮於次賈疏次謂日辰所在季冬日月會於玄枵是日窮於次也月窮於紀賈疏月謂斗建所於玄枵是日窮於次也月窮於紀賈疏月謂斗建所在十二月斗建丑故云月窮於紀星迴於天賈疏謂二十八宿十三月復位此天十二月未到本位故曰星迴於天

數將幾終賈疏四語見月令　因獻羣臣之吉夢於王詩云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此所獻吉夢賈疏無羊美宣王詩也引之者證獻吉夢之事　劉氏曰季冬天道終而復始必有機祥預兆於夢吉則獻王王拜受之貴天命也

案占夢之官問王有何吉夢請而占之不敢虛問而將之以幣故云聘所以致敬也

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舍依注作釋

正義鄭氏康成曰舍讀爲釋舍萌猶釋菜也古書釋

萊釋奠多作舍字萌菜始生也賈疏樂記區萌達鄭注屈生曰區芒而直出曰萌故知萌菜始生者贈送也賈疏送去惡夢也欲以新善去故惡

辨正賈氏公彥曰子春以舍萌爲敺疫寀下文自有敺疫故後鄭不從

遂令始難敺疫難乃多反注故書難或爲儺

正義鄭氏康成曰令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方相氏帥百隸爲之敺疫厲鬼也　杜氏子春曰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賈疏彼注云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

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故難之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賈疏九門依彼注路應雉庫臯國近郊遠郊關也張磔牲體禳去惡氣也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賈疏彼注云此月宿直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故難之以通達秋氣此月難陽氣故惟天子得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賈疏彼注云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强陰出害人也故難之言大難者自天子至庶人皆得難也旁磔者於四方之門皆張磔牲體子春雖引三時之難經文承季冬之下是據季冬大難而言出土牛以送寒氣

總論王氏應電曰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

亹者莫大乎蓍龜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聖人至誠如神謀及卿士庶民之外又謀及於蓍龜此聖人之畏天命也天無言假物以露其先兆蓍龜又草與蟲之靈故聖王用之洪範人謀同於龜筮則吉龜筮共違于人則凶是龜筮重於人也龜從筮逆作内吉而筮從龜逆則不言是龜又重於筮也卜筮之外又有所謂占夢蓋天地神明與人之精神魂魄黙交於幽冥恍惚之間尤

吉凶先見之自然者是故高宗以夢帝賚良弼而得傅說武王以夢協朕卜而克商宣王以夢熊羆虺蛇而占男女孔子以不夢見周公而知道之衰蓋與稽疑爲類而可前民用也

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煇音運一音揮

正義鄭氏衆曰煇謂日光炁也　鄭氏康成曰妖祥善惡之徵賈疏祥是善之徵妖是惡之徵此妖祥相對若散文祥亦爲惡徵毫有祥桑之類是也　鄭氏鍔曰陰陽侵日則光氣有損故名祲　王

氏昭禹曰物反常為妖兆見為祥吉凶則妖祥之成事

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鑴許規反又下規反瞢忙鄧反隮子兮反注故書彌作迷隮作資

正義鄭氏衆曰祲陰陽氣相侵也賈疏赤雲為陽黑雲為陰如昭十五年左傳赤黑之祲也象者如赤烏也賈疏哀六年左傳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闇日月食也賈疏日月食光消故闇矇也瞢日月瞢瞢無光也彌白

虹𧍣天也敘者雲有次敘如山在日上也隮升氣也

鄭氏康成曰鐫讀如童子佩鐫之鐫賈疏見詩芄蘭篇謂

日旁氣刺日也賈疏鐫是錐類故為刺監冠珥也賈疏謂有雲氣在日旁如冠耳珥即耳也𧍣氣貫日也賈疏以經言𧍣故知雲氣貫日而過隮虹也詩云

朝隮于西賈疏日在東則虹西見日在西則虹東見故引蝃蝀詩為證也想雜氣有

所似可形想賈疏雲氣雜有所象似故可形想

劉氏曰日者大陽

之精日光所照陰邪之氣莫不消除今乃為陰邪之

氣所干犯以洪範五行推之由人君無剛健之德以

勝陰故譎見於天以示警也聖人設官以掌其事方有萌兆則詔於王以修救焉

掌安宅敘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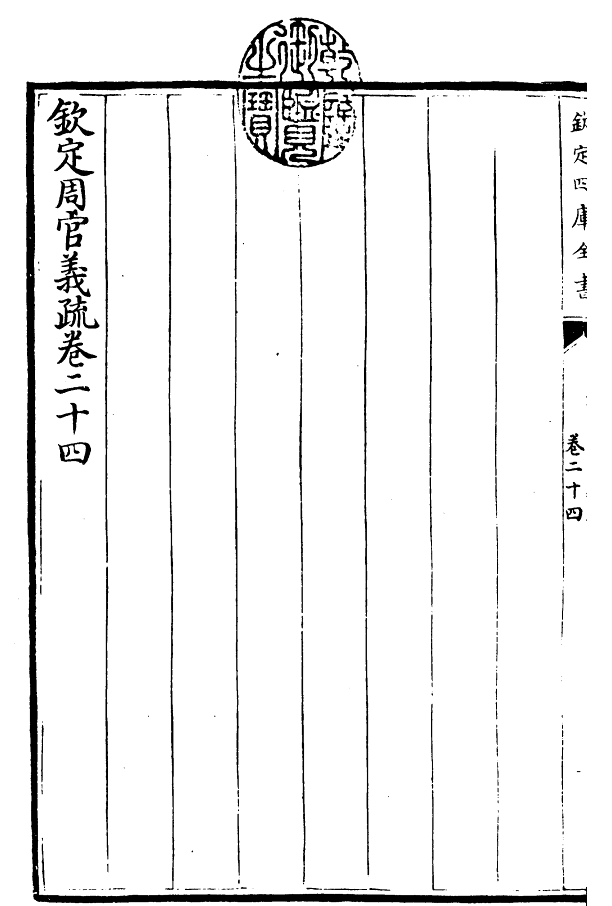
正義鄭氏康成曰宅居也降下也人見妖祥則不安主安其居處也次敘其凶禍所下謂禳移之賈疏次敘其凶禍所下之地禳移之其心則安　王氏安石曰敘降若保章氏所謂辨吉凶水旱降豐凶之祲象　王氏志長曰敘降謂明敘其所降之凶災主於何事受於何地發於何時

則可以因事預備或修德易行盡人事以回天心而凶災可弭大卜所謂詔救政保章氏所謂降豐荒之祲象是也

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弊必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占夢以季冬贈惡夢此正月而行安宅之事所以順民（賈疏民心欲除惡樹善凡此類皆所以順民心）弊斷也謂計其吉凶然否多少（賈疏然謂中也知中否多少而行賞罰）王氏應電曰歲首雲物之占尤重故安宅敘降自正歲而

始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四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楊省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五

經部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八十八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五

春官宗伯第三之九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正義鄭氏康成曰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　王氏昭禹曰天所祐為福福所兆為祥

案先王望祀不求其福而周公之作祝辭乃以祈福

祥求永貞為義何也天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視人君之所服行使王對越天地宗廟百神凛然懼於不終而知自求多福在常守正道則所以警王心而輔正其德者多矣

存疑鄭氏衆曰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彌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遠罪疾也

辨正劉氏彝曰先鄭以小祝小祭祀侯禳之事解六

辭非也大祝所祝皆大事也故郊祀天地社稷宗廟六享始用大祝之六辭　歐陽氏謙之曰年祝如祈穀於上帝與社稷瑞祝祥瑞之祝辭古人得祥瑞必歸功於神也

㮣年祝瑞祝歐陽氏謙之得之餘俱未安以義測之順祝天地宗廟之常祝也祭統備者百順之名禮運禮時為大順次之天地之祭宗廟之事順也年祝祈年之祝也吉祝如吉禮卜日之祝是也化祝天地有

異哉而祝其消化也瑞祝嘉祥見而告於天地宗廟也筴祝如金縢册祝既祝而藏其册者是也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造七報反禬戚古外反劉音會禜音詠說書悅反注故書造為竈杜子春讀為造書亦為造

正義鄭氏康成曰祈嘄也謂為有災變號呼告於神以求福賈疏小祝職掌禱祠之祝號故知此六祈亦號呼以告神天神人鬼地示不和則六癘作見賈疏案五行傳貌之不恭惟金沴木視之不明惟水沴火言之不從

惟火沴金聽之不聰惟土沴水思之不睿惟金木水火沴土五行而沴有六者除本五外來沴已則六彼云沴此云癘者沴有六則癘鬼作見故變沴而言癘故以祈禮同之杜子春云造祭于祖也鄭司農云類造禬禜攻說皆祭名也類祭于上帝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賈疏見昭元年左傳其謂類造加誠肅求如志禬禜告之以時有災變也賈疏禬是除去之意故知為災變攻說則以辭責之禜如日食以朱絲縈社賈疏

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公羊傳曰有食之則曷為鼓用牲於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縈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縈之何休云朱絲縈之助陽抑陰也攻如其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瀸滅無光柰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禬未聞焉類造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賈疏攻說是日食伐鼓之屬天災有幣無牲故知用幣類禮亦天災得有牲者災始見時有幣無牲及災成之後即有牲故詩云靡愛斯牲　案攻說以責神無為用牲而仍用幣者以禮責之亦不可不致其肅敬王氏昭禹曰鬼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大祝之六祈

所以陳信於鬼神而祈其與人同也虞書類于上帝王制天子將出造於禰禬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屬禜若春秋祭禜之屬攻以治去其害若翦氏以攻禜攻之之屬以辭責之之謂說若庶氏以攻說禬之之屬皆以與民同吉凶之患　項氏安世曰六祝所以求福六祈所以禳禍　劉氏彝曰六祝因祭享而祝之六祈則因事特祭而祈之
案鬼神不與人同心災厲乃見故以祈禮同之非時

而祭上帝曰類非時而祭祖禰曰造攻如救日伐鼓以兵之類說謂以辭責之如變置社稷必責以辭存疑鄭氏衆曰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大師造于祖司馬法曰乃造於先王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引詩及爾雅以證此類造為出軍之祭後鄭不從者此經六祈皆為鬼神不和同不得以出軍之禮解

案大師大會同之類造後皆特見故知此類造乃以

同鬼神示祈消災變而所用之事異也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會如字

正義鄭氏鍔曰命如命龜之命記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是乃所以命之也　杜氏子春曰誥當為告書亦或為告　毛氏應龍曰告如武成告于皇天后土金縢乃告大王王季文王是也　鄭氏康成曰會謂會同盟誓之辭　鄭氏衆曰禱謂禱於天

地社稷宗廟春秋傳鐵之戰衛大子禱曰曽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賈疏見哀二年左傳若此之屬誄謂積累生時徳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曰閔天不淑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嬛嬛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賈疏見哀十六年左傳或曰論語所謂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案六祝之辭典祀所常用也此作六辭因事而特告也上下天神地示也親疏由禰至親盡也逺近四望

五祀之類祠因事舉祭告神之祝辭也誥會亦質神之辭誥者尚書逸祝册告周公其後是也會者昭衆神而要言春秋傳所謂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是也誄者至於南郊稱天而誄之

存疑鄭氏衆曰祠當為辭謂辭令也命論語所謂為命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會謂王官之伯命事於會

辨正王氏應電曰六辭皆告於鬼神示故大祝主之曰誥曰命曰禱人事雖亦有之然策命掌於內史誓誥掌於士師非大祝職也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

正義鄭氏康成曰號謂尊其名更為美稱焉神號若云皇天上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賈疏少牢特牲禮祝辭稱皇祖伯某示號若云后土地示賈疏僖十五年左傳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幣號若玉

云嘉玉幣云量幣賈疏曲禮文經無玉號注兼言玉者案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玉得與幣同號故兼言之

鄭氏衆曰牲號謂犧牲名號曲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鬛羊曰柔毛雞曰翰音齍號謂黍稷名號曲禮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稻曰嘉疏少牢饋食禮敢用柔毛剛鬛士虞禮敢用潔牲剛鬛香合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衍讀作延炮讀

作包百交反劉白交反擩如泉反繚音了共供同

正義鄭氏衆曰擩祭以肝肺菹擩鹽醢中以祭也賈疏案特牲少牢墮祭之時皆以菹擩醢中以祭主人獻尸時賓長以肝從尸以肝擩鹽中以祭彼無云用肺擩鹽醢中此連引之耳繚祭以手從持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絶以祭也賈疏此據鄉飲酒言絶祭不循其本直絶肺以祭也重肺賤肝故初祭絶肺以祭謂之絶祭鄉射禮取肺坐絶祭鄉飲酒禮右取肺郤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絶末以祭少牢取肝擩於鹽振祭　鄭氏康成曰九祭皆

謂祭食者命祭者王藻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衍當為延炮當為包聲之誤也延祭者曲禮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包猶兼也兼祭者有司徹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賈疏有司徹注尸受兼祭於豆祭是也白謂稻黑為黍周猶徧也徧祭者曲禮殽之序徧祭之是也賈疏凡祭者皆盛主人之饌故所設殽羞次第徧祭按公食大夫禮惟魚腊湆醬不祭以其薄故也其餘皆祭故謂之周祭振祭擩祭本同賈疏振祭擩祭本同者皆擩但振者先擩復振

擩者不食者擩則祭之賈疏特牲少牢皆有挼祭挼不振祭於豆間是不將食者既擩必振乃祭也賈疏特牲食者擩則祭之少牢皆有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尸右取肝擩於鹽絕祭繚祭振祭嚌之是將食者既擩必振乃祭也亦本同賈疏同者絕之但絕者不禮多者繚之賈疏據鄉繚繚者亦絕故云本同飲酒禮即先鄭所引禮略者絕則祭之賈疏即先鄭右取肺已下是也所引鄉射禮取肺坐絕祭是也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賈疏膳夫職王祭食則授言宰夫者據諸侯是宰夫先鄭以周祭已上皆為祭鬼神之事振祭已下皆為生人祭食之禮後鄭不從者生人祭食不合與鬼神同科故皆以為生人祭食法

案注義皆引經以證之是已今更推廣之男巫望衍

旁招以茅則衍可爲延也包之言兼則間傳輕者包

重者特是也命祭延祭見於玉藻曲禮又士虞禮祝

命佐食綏祭特牲饋食禮尸坐祝命綏祭亦命祭也

兼祭見於特牲少牢而公食大夫禮亦兼祭庶羞徧

祭見於曲禮而少牢十一飯所舉皆祭無不徧也少

牢二佐食次第取敦實俎實以授尸亦是共祭但士

虞特牲及少牢禮舉幹舉肩言振祭而不言擩是振

原有不擩者注專以肝之既擩復振言似未盡又肺有二種曰祭肺曰舉肺祭肺則已絶者直祭之而已舉肺則少儀所云三牲之肺離而不提心者必繚而絶之乃可以祭絶祭繚祭之别葢在於此非禮多禮略之謂而鄉飲鄉射皆言祭舉肺之瀆亦未見其有異也

辨九㩁一曰䭫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㩁六曰凶㩁七曰奇㩁八曰褒㩁九曰肅㩁以享右

祭祀𢷎古拜字䭫音啓本又作稽奇居宜反褒音報右讀為侑

正義鄭氏康成曰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賈疏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相因而為之空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以頭不至地故名空首為空首之時引頭至地首頓地即舉故名頓首頭稽留至地多時則為稽首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賈疏稽顙還是頓首但觸地無容耳齊衰已下喪拜而云吉者以杖齊衰入凶拜中也雜記父在為妻不杖不稽顙明知父歿為妻杖而稽顙是以知此吉拜謂齊衰不杖已下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也凶拜

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賈疏檀弓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雜記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雜記父在為妻不杖不稽顙蓋適子妻喪父為主故不稽顙則衆子為妻父在亦稽顙注不云衆子當稽顙者據雜記成文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為報報拜再拜也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賈疏鄉飲酒禮賓客入門有揖入門之法推手曰揖引手曰撎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賈疏成公十六年左傳晉楚戰於鄢陵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郤至見客免冑承命云不敢拜命三肅使者而退是軍中有肅拜法其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一拜答臣下拜賈疏此據祭祀若燕

禮則君答臣有再拜再拜拜神與尸賈疏案特牲禮祝酌奠於鉶南主人再拜祝在左此再拜於神也再拜於尸謂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是也天子諸侯亦當然

賈氏公彦曰九拜之中稽首頓首空首肅拜是正拜餘五者逐事生名還依四者正拜為之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頓首平敵自相拜之拜空首君答臣下之拜知者案哀公十七年左傳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襄公三年左傳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

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君拜臣下當空首其有敬事亦稽首洛誥成王拜手稽首以答周公是也肅拜最輕惟軍中有此婦人則以肅拜為正　易氏祓曰荀卿云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禮非至尊不稽首喪非至哀不稽顙然君亦有稽首於其臣者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尊師道也大夫士有非其君而稽首者儀禮君勞賓若介皆再拜稽首尊主君也

其次則頓首晉穆嬴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敵已下皆用之振動葢施於事變之不常者耳吉拜致敬凶拜則致哀也奇拜者鄉飲射聘士相見凡禮之殺者皆一拜是也褒拜者特牲少牢饗神與受尸嘏則再拜是也肅拜者但俯其手而肅之少儀婦人雖君賜肅拜是也享獻也謂朝獻饋獻右讀為侑侑勸尸食而拜賈疏特牲禮尸食祝侑主人拜故知侑尸時有拜

案古人之拱兩手皆不平故有尚左尚右之異凡男

拜尚左手女拜尚右手則拜者下一手先至地而上一手後至乃交也喪拜則男子尚右手婦人尚左手檀弓言拜而后稽顙稽顙而后拜有此二法而聖人云吾從其至者則凶拜當先稽顙后拜矣然士喪禮及喪大記皆云拜稽顙無言稽顙拜者則聖人所欲從者葢非當時之達禮也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者以吉拜與此經凶拜吉拜一也以其喪拜謂稽顙也以吉拜謂不稽顙也如婦主舅姑之喪與

凡男婦之攝主皆吉拜不稽顙喪服小記雜記皆足以徵之吉拜不稽顙則惟男子尚右手女子尚左手以是異於祭祀賔嘉諸禮之拜而已注但據一隅而於他經未合故論之經云享右祭祀舉其重者爾其實五禮皆該焉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注故書示為祊杜子春云祊當為示

正義鄭氏康成曰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

烝享賈疏司烜職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雖不云氣然由日月之氣所照得之故以氣言執之而以六號祝明此圭潔也賈疏明主人圭潔之德禋祀祭天神也肆享祭宗廟也　劉氏敞曰大禋祀祀天圜丘肆享宗廟大禘祫祭示祭地方澤粢號祝舉神示之號以祝也號如皇天上帝皇祖后稷之類特牲禮曰皇祖某子少牢禮曰皇祖伯某亦是

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隋許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血祭曰釁賈疏血祭之中含上三祀但天地薦血於座前宗廟即血以告殺　既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賈疏凡祭祀之法先逆牲後隋釁今隋釁在前逆牲在後者以其鼎在門外薦血後乃爓熟逆鼎而入故云容逆鼎知鼎在門外者按中霤禮竈在廟門外之東主人逆鼎　右讀亦當為侑

案隋當為隋祭隋釁與侑皆令鐘鼓大祝先令之大司樂承而令之此節經文疑有訛倒

通論陳氏暘曰逆牲逆尸之時令奏昭夏肆夏者大司樂其令以鐘鼓奏之者大祝也

來瞽令皋舞相尸禮既祭令徹皋讀作嗥戶高反劉戶報反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皋讀為卒嗥呼之嗥賈疏此依俗讀來嗥者皆謂呼之入相尸者延其出入詔其坐作賈疏出入者謂祭初延之入二祼訖退出坐於堂上南面朝踐饋獻訖又延之入室坐作者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饋獻訖又入室坐凡坐皆有作及與主人答拜皆有坐作之事

賈氏公彥曰舞謂學子舞人祭訖尸謖後大祝命徹祭器案歌與舞必依祭節故大祝告以樂入之節而後樂師詔來瞽大祝告以舞之節而後樂師詔皋舞也

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徹奠（渳綿里反相息亮反飯扶晚反）

斂（力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肆鬯陳尸設鬯也　鄭氏衆曰渳尸以鬯浴尸　賈氏公彦曰浴訖既飯含故言相飯不言相含者大宰贊贈玉含玉故也贊斂者冬官主斂事大祝贊之

案大渳小宗伯大祝皆掌之然小宗伯職曰大肆以秬鬯渳則治其禮之辭也此職曰以秬鬯渳尸則親

其事之辭也又小祝以同官而贊漘則親其事者非小宗伯益明矣　小宗伯職曰大肆則當以陳尸及浴器言此曰以肆卺漘尸則肆專言浴器　曰徹曰奠徹而又奠也自始死之奠以及襲奠小斂大斂奠并朝夕之奠皆徹前奠而後陳新奠其徹與奠竝大祝為之

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付音祔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猶語也禱六辭之屬禱也賈疏六辭

之中五日禱甸人喪事代王受眚災大祝為禱辭語之使以禱於藉田之神也付當為祔祭於先王以祔後死者賈疏喪服小記祔必以其昭穆先王祖也掌國事辨護之賈疏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

賈氏公彦曰祔謂虞卒哭後祔祭於祖廟練謂十三月小祥練祭祥謂二十五月大祥除衰杖三者皆國事　朱子曰祔於祖者以廟制昭穆相對將來遷廟則以新死者安於祖廟所以設祔祭豫告使死者知其將來安於此位亦令其祖知將來移上而孫

來居此位也　方祔祭時是告其祖以將遷他廟告新死者以將入祖廟之意已祭則主復於寢至三年之喪畢則又祫祭而遷祖父之主以入他廟奉新死者之主以入祖廟則祔與遷自是兩事也

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故兵寇也天烖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賈疏小祝彌烖兵注以彌為安此彌為徧者禱祠之事靡神不舉故以彌為徧也既則祠之以報焉　賈氏公彥曰

始爲曰禱求得曰祠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正義鄭氏衆曰設軍社春秋傳所謂君以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賈疏見定公四年左傳　鄭氏康成曰前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於此神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　賈氏公彦曰有事於四望謂軍行所過山川造祭乃過軍歸獻捷於社皆大祝前辭

夆前四事皆君舉而祝從惟至所征之地將有事於四望及軍歸獻社則大祝獨前行致告也曰國將有事者君不親也知然者宗伯職有司將事於四望則君不親明矣下經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君親之也故異文焉　小宗伯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軍社則大祝設之主車則肆師奉之小宗伯帥之而已　用師之地未必正當四望小宗伯職有司將事於四望謂大祝與肆師也祭兵於山川肆師為位則大祝前

祝繼之以將事者必肆師明矣

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

舍讀作釋一音赦

正義鄭氏康成曰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王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是謂過大山川與曾子問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 賈氏公彦曰曲禮出必告反必面生時人子出入之灋今王出行時造於廟反行則還奠七廟也非時而祭曰奠堯典歸格于藝

祖王制歸假于祖禰用特　陳氏祥道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

案據此則大會同不專在王國之外而王亦往就羣侯而會焉足以明之矣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后土社神也　賈氏公彥曰雖告祭非常有牲有幣禮動不虛故也

通論王氏昭禹曰大宗伯王大封先告后土不言用

牲幣而於大祝見之者以大祝辨牲幣之號也

禁督逆祀命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督正也正王之所命諸侯之所祀賈疏承上建邦國故知據諸侯有逆者則刑罰焉賈疏告上治之　王氏安石曰命之祀而弗祀非所命而祀皆謂之逆祀命王氏昭禹曰非所命而祀則在所禁命之祀而弗祀則在所督也

頒祭號于邦國都鄙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號六號賈疏六號中兼有天地諸侯不得祭天地而云六號據上成文而言　王氏安石曰頌其所得用之祭號

通論易氏祓曰此皆所以贊大宗伯也大宗伯告后土大祝辨牲幣之號則為之用牲幣大宗伯頒祀於邦國都家大祝辨鬼神示之號則為之禁督逆祀命者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彌注讀作敉綿以反遠於願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侯之言候也候嘉慶祈福祥之屬賈疏祈福祥三者皆是侯禳禳郤凶咎寧風旱之屬賈疏寧風旱三者皆是禳逆迎也彌讀曰救救安也　賈氏公彥曰求福謂之禱報賽謂之祠　劉氏彝曰天地宗廟日月星辰社稷而外當祭祀之者皆小祝所掌也

粢將事謂將號祝之事如下文也大祭祀則大祝將事此互文亦省文　周官於侯禳禱祠之事甚詳蓋人心冥頑惟遇疾病烖危窮而反本易警發其善心

故聖人因侯禳禱祠使恐懼修省以思救政則所益多矣　豊穰之後仍祈有年是之謂順旱則多風以雲氣將族風輒散之風寧然後雨可降旱可寧也春秋傳若之何憂猶未弭又欲弭諸侯之兵止息之義也男巫職招弭以除疾病注讀彌弭為敉豈彌弭敉古皆可通與

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

正義王氏應電曰記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

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
臣全於子故君迎牲而不迎尸送逆尸皆小祝主之
賈氏公彦曰沃尸盥者尸尊不就洗按特牲少牢
尸入廟門盥於盤其時小祝沃水也
案小宗伯所逆者未炊之齍小祝所逆者則已孰而
實於簠簋者也舍人實而陳於西堂之上小祝自堂
下逆而升之疏謂小祝薦齍盛於神座前非也　特
牲禮黍稷始陳於西堂則舍人奉粢盛入廟亦宜陳

於西堂少牢禮佐食設俎後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設於室中則后宜自房中出九嬪一人取一玉盛於西堂以授后而入設其餘則九嬪贊后外宗贊九嬪以次授受而后皆親設焉如后不與則大宗伯攝也其大神大示則大宗伯奉之而小宗伯佐之　王氏昭禹易氏祓皆謂齍盛輕於牲故大祝迎牲小祝迎盛王氏又證以六官奉牲六宮奉齍皆非也王親射牲故六官奉之后親羞齍故六宮共之事分内外

非有輕重比類以求之同是尸也二祝同逆而送者惟小祝豈得謂送輕於逆乎葢大祝事多有所不暇故小祝各共之耳

贊隋（隋許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隋尸之祭也　賈氏公彥曰贊隋者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妥尸尸隋祭以韭菹擩於醢祭於豆間其時小祝贊尸以授之

贊徹贊奠

案此四字當在大喪贊渳之下簡錯在此大喪之奠與徹大祝掌之小祝竝贊之也

凡事佐大祝

正義鄭氏康成曰惟大祝所有事　賈氏公彦曰佐大祝不在職末言之者見自此以上佐大祝自此以下惟贊渳佐大祝設熬以下小祝專行

大喪贊渳設熬置銘注故書渳為攝杜子春云當為渳銘今書或作名

正義杜氏子春曰渳謂浴尸　鄭氏康成曰熬者棺

既盇設於其旁所以惑蚍蜉也賈疏熬謂熬穀喪大記熬君四種八筐賈疏黍稷稻粱各二大夫三種六筐賈疏黍稷粱各二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賈疏加魚腊君大夫士同士喪禮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於西坫南賈疏坫在堂西南隅此據未用時加之盇後設於棺旁又曰設熬旁一筐乃塗賈疏士旁各一筐首足各一筐大夫旁各二筐首足各一筐君左右各二筐首足各二筐杜氏子春曰檀弓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録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爾鄭氏衆曰銘書死者名於旌士喪禮

為銘各以其物賈疏其物謂生時旌旗士喪禮注王建大常諸侯建旗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賈疏亡無也生時無旌旗子男之士不命是也故用緇長半幅爾雅一入赤汁謂之縓再入謂之赬赬赤色緇也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曰某氏某之柩賈疏喪服小記天子諸侯大夫書名竝與士同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賈疏始死即作銘倚於重重木殯訖置於西階上屋宇下置于中庭賈疏始死以木為重葬後作木主參分庭一在南粥餘飯賈疏飯米之餘以為粥盛以二鬲縣於重冪用葦席取銘置於重賈疏謂未殯以前殯訖則置於西階上是也

案小宗伯肆師鬱人鬯人大祝小祝皆掌大喪之渳而其文各異何也大喪兼王后世子而鬯乃所以事天神地示人鬼惟王主鬯故喪浴用之而后世子不得用也小宗伯職特言王崩大肆以秬鬯渳明自王以外渳皆不得用鬯也肆師職曰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明渳不以鬯則雖大喪不共築鬻也鬱人職曰大喪之渳共其肆器則知后世子之渳不得用鬯矣鬯人職曰大喪之大渳共其釁鬯則知非王之渳不得稱大而釁尸不以

卷矣大祝職曰大喪始崩以肆鬯湃尸則知此職之大喪專謂王而不兼后世子矣世子不得稱崩后之喪浴女御掌之小祝職曰大喪贊湃則知世子之湃亦大祝親之而小祝贊之矣大祝之特言崩與小宗伯同以王之喪浴大祝親其事而小宗伯治其禮也小祝不稱大湃與鬱人同明湃不以鬯不得稱大而世子之湃兼掌於祝亦見矣

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齎音咨

正義鄭氏康成曰齎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賈疏

既夕禮祖廟之庭厥明設大遣奠包牲取下體是也　分禱五祀告王去此宫中不復反故興祭祀也　賈氏公彦曰月令春祀戸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出入亦宜告之祭法王七祀中有司命大厲月令不祭此亦不祭可知存疑鄭氏康成曰分其牲體以祭五祀

案生人行道必有齋故於葬曰道齋之奠分禱謂遣人分祭若以遣奠餘牲則幾於慢矣未必然

辨正賈氏公彦曰杜子春讀齋為粢以為道中祭後

鄭不從者既夕禮道中無祭法

大師掌釁祈號祝

正義鄭氏衆曰釁謂釁鼓也春秋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賈疏定公四年左傳祝佗辭

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注故書祀或作禩杜子春讀為祀書亦或為祀

正義鄭氏康成曰保祀互文郊社皆守而祀之彌烖兵　鄭氏鍔曰四郊兆域皆神之所處人心不安神或失所依故就其所保而守之以安神也社則國內

但祀以彌烖兵可也

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正義賈氏公彦曰林澤四方百物是外小祭祀內小祀則宮中七祀等小喪紀謂王后以下之喪小會同謂諸侯遣臣來王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小軍旅謂王不自行遣卿大夫征伐　易氏祓曰此皆謂祝號之事

案小會同謂殷頫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防扶方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勸猶倡率前引者賈疏即下經御廬也謂執纛居廬路前却行左右車脚有高下則以纛詔告執披者防謂執披備傾戲賈疏使不至傾戲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故以執披解防案戲音虧傾側也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以勸防為引廬後鄭不從者天子千人執六引在廬車前防謂披在廬車旁備傾戲二者不得為一

及辟令啓辟音闢

正義鄭氏衆曰辟謂除菆塗椁也令啓謂喪祝主命

役人開之也賈疏天子七日殯殯時以椁菆塗其棺葬命役人開之檀弓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毛氏應龍曰菆聚也殯時聚木蓋櫬而塗之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賈疏天子諸侯殯用輴車天子畫轅為龍先置龍輴於西階之上又置四重棺於輴車之中大斂於阼階訖奉尸入棺加蓋乃置熬於棺旁乃於椁攢其四面與棺平乃加斧以覆棺上更加之以椁材乃畢塗之如四面霤屋斧者案檀弓布幕衛綃幕魯布幕諸侯法綃幕天子禮刺以黼文形如大斧

及朝御匶乃奠朝直遙反匶古柩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

廟而後行則喪祝為御匶也檀弓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賈疏殷人始死斂訖即以匶朝廟而殯焉周人殯於路寢葬時朝廟先禰而後祖其謂乃奠謂朝廟奠賈氏公彥曰御匶者發殯宮輴車載至廟喪祝執纛居前以御

按既夕禮朝廟之時重先奠從燭從匶從彼奠昨夜夕奠至廟正棺於廟兩楹之間棺西設此宿奠至明徹去宿奠乃設此朝廟之奠於匶西

餘論賈氏公彦曰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於宫

葬乃朝廟按僖公三十二年左傳晉文公殯於曲沃

是為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異康成答曰周之正禮末

世何能同傳不合不得難經案既夕禮將葬遷於祖

用軸乃周公正經

案曾子問王崩祝取羣廟之主藏於祖廟卒哭成事

而後主各反其廟疏謂以次朝七廟廟各一宿非也

當以曾子問為正詳見既夕禮經記

及祖飾棺乃載遂御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時出則祖也故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檀弓飯于牖下小斂于户内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祖時喪祝主飾棺乃載遂御之喪祝為𨻰車御也某謂祖為行始飾棺設柳池紐之屬賈疏此喪大記文柳者諸飾所聚帷荒之屬是也紐者君三池纁紐六之屬是也 其序載而後飾既飾當還車鄉外喪祝御之御之者執翿居前卻行為

節度

𣫌載與飾棺皆葬前一日事下文及葬御蜃乃御以出宮故注知此為還車之御也載在飾棺之前而倒言之者與下遂御之文相承接其義乃顯也疏據既夕禮注謂遂匠納車於階間士禮也大喪則納之者匠師與鄉師職與匠師御蜃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及葬御蜃出宮乃代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祝二人相與更也　賈氏公彦曰謂於祖廟厥明大奠後引匶車出也

及壙説載除飾小喪亦如之說吐活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壙謂穿中也説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賈疏除去帷荒下棺於坎訖其帷荒還入壙張之於棺四翣之屬賈疏喪大記及禮器天子八翣則此四宜作八令可舉移安錯之其謂除飾便其窆爾周人之葬牆置翣賈疏檀弓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牆謂帷荒與匶為郭若牆然言置翣者翣在道匶車旁人執之入壙置之於椁旁　賈氏公彦

曰說載說去車輿披及引之等除飾䚡去帷荒池紐之等小喪王后世子已下之喪自掌勸防已下至除飾皆同故曰亦如之　敖氏繼公曰此禮當先除飾乃說載

案周官於喪紀多獨舉大喪故於喪祝職備舉大喪所有事而繫以小喪亦如之以示凡喪紀事有必舉物有必共者皆通乎小喪以為他職獨舉大喪而不及小喪之通例也於末舉卿大夫之喪以見稱小喪

者事在王宮也　諸職所列飯米𤍠穀茶葦薪蒸木材之類皆統言喪事以其物乃貴賤所通用也衣服含贈溮釁銘旌窆器樂器之類尊卑有度則多舉大喪而不及其餘葢喪所必用不疑於小喪之不共而各有禮命故其事不必詳也相禮贊含贈涖斂屬引御匶序哭之類亦多舉大喪而共之者非一人或别有所見大宰大喪贊含玉贈玉而小宰喪荒受其含禭幣玉之事則知大喪之外贊含贈者皆小宰矣大

宗伯大喪為上相而小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則知小喪相禮者小宗伯矣小宗伯涖大斂小斂而肆師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則知小喪涖斂者肆師矣大喪大司徒屬鄉之六引鄉師帥其民而至遂治之遂人屬遂之六紼而遂師道野役抱磿則知大司徒所不親鄉師遂人遂師各共其事矣宮中序哭世婦內宗外宗皆掌焉則兼掌小喪不待言矣

掌喪祭祝號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祭虞也檀弓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賈疏士虞禮始虞曰哀薦祫事再虞曰哀薦虞事三虞曰哀薦成事祭以吉為成

王弔則與巫前

正義鄭氏衆曰喪祝與巫以桃茢執戈在王前賈疏桃者鬼所惡茢萟帚所以掃不祥桃茢二者祝與巫執之執戈者小臣也喪大記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彼是諸侯法王弔亦然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

之也所以異於生也春秋傳楚人使公親襚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賈疏襄二十九年左傳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勝國邑所誅討者社稷若亳社是矣賈疏武王伐紂取其社稷而事之據其地則曰亳社據彼國已亡則為亡國之社稷此國勝之則曰勝國之社稷存之者重神也盖奄其上而棧其下賈疏哀四年公羊傳文為北牖賈疏郊特牲文賈氏公彥曰祭祀謂春秋正祭禱祠謂有故祈請　王氏安石曰勝國邑之社稷

喪之類故喪祝掌其事　王氏應電曰謂勝國之社稷或在國或在邑者民素禱祠而獲應故有祭祀禱祠以士師為之尸

餘論陳氏傅良曰古人作夏社忌子卯陳垂和之器皆警戒脩省之意也

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正義賈氏公彦曰掌事者雖禮有降殺勸防以下皆掌之無主斂事故總云掌事而斂飾棺焉

案士喪禮有商祝夏祝周祝之名襲含小大斂拂柩飾柩之事商祝主之淅米鬻餘飯徹奠進奠之事夏祝主之取銘之事周祝主之因其所共之殊以為名稱之別大抵皆公有司則皆喪祝也士尚如此則卿大夫可知職喪職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此其一也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甸音田貉讀作禡莫駕反

正義杜氏子春曰貉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

祭詩云是類是禡賈疏詩大雅皇矣篇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　鄭氏康成曰田者習兵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　賈氏公彦曰四時之田謂蒐苗獮狩也大司馬仲冬大閲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其時甸祝為號

通論鄭氏鍔曰肆師掌為位甸祝掌其祝號

存疑陳氏祥道曰古人祭貉於立表之處無壇壝置甲冑弓矢於神坐之側置稍於神坐之後故曰表貉

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舍音釋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舍讀為釋釋奠者告將時田若時征伐賈疏大祝大師大會同皆造祖禰故兼言征伐 鄭氏衆曰禰父廟

賈氏公彥曰非時而祭曰奠不立尸奠之言停停饌具而已七廟俱告故祖禰竝言

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甸音田屬音燭饁于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師田謂起大衆以田也致禽于虞

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賈疏田獵在山山虞植旗田獵在澤澤虞植旌是所表之處也屬禽別其種類饁饋也以所獲獸饋於郊薦於四方羣兆賈疏四郊皆有羣神之兆田獵還過羣兆故以禽薦之無祭事入又以奠於祖禰薦且告反也賈疏上經釋奠於祖禰謂出田此舍奠在饁獸之下是告反也斂禽謂取三十入腊人焉賈疏案昭八年穀梁傳每禽擇取三十王制一為乾豆二為賔客三為充君之庖腊人職掌凡田獸之脯腊以共乾豆　王氏應電曰不特入於腊人入於囿人服不氏以待不時而取皆是

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禂音誅云與禱同

正義杜氏子春曰禂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案詩小雅吉日篇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　鄭氏康成曰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詛阻豫反造說音俱見大祝

正義鄭氏康成曰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詛主於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　賈氏公彥曰盟者盟將來春秋諸侯或因會而盟是也詛者詛往過不因會而為之　王氏安石曰於人則盟詛以要之於

神則類造攻説禬禜以求之

𩔖類造何以有詛兵祭也以所伐國之罪昭告大神

且與同役者要言俾用命而無二心如春秋傳所載

墜命亡氏踣其國家之類義近於詛故詛祝作其辭

辨正鄭氏鍔曰小人之情有不畏刑罰而畏鬼神者

故為詛盟之法以待之荀卿曰盟詛不及三王是不

考周禮也堯之時苗民泯泯棼棼以覆詛盟則是三

王前已有是事　毛氏應龍曰張子謂周官盟詛之

類必末世增入者考書盟詛見於有苗之時詩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則盟詛乃詩書所有於周官何疑

通論賈氏公彥曰類造以下是大祝六祈大祝不掌祝號故詛祝掌之秋官别設司盟者司盟掌盟載之法亦不掌祝號與載辭

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正義鄭氏康成曰載辭為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

書於其上也賈疏襄二十六年左傳宋寺人伊戾坎用牲加書為世子痤偽與楚客盟國

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質正也成也文王修德而

虞芮質厥成鄭司農云春秋傳使祝為載書賈疏哀二十六

年左傳賈氏公彦曰人多無信為辭對神要之使用信

故曰以叙國之信用邦國之劑謂要券對神成正之

使不犯

案信用者示所要之必用也叙者次其事之小大也

叙國之信用如魯盟東門氏叔孫僑如之類質邦國

之劑信如成王賜周公太公以盟之類

總論王氏應電曰大祝主達誠於鬼神之大者小祝主達誠於鬼神之小者若喪祝甸祝詛祝又各設官以分掌其事使大小祝得專致其寅清於天地宗廟之祀也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

正義王氏應電曰政令謂選擇其賢否及降神祈禱等事

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正義董氏仲舒曰雩呼嗟以求雨也　鄭氏康成曰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案定元年穀梁傳請乎應上公）　賈氏公彦曰帥巫謂帥女巫女巫職旱暵則舞雩月令大雩帝用盛樂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百縣謂畿内鄉遂明畿外諸侯亦雩祀可知百辟卿士即古上公句龍柱棄等是也　鄭氏鍔曰建午之月雩祀上帝者禮之正大旱而雩出於非

常故帥羣巫而舞之

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恆（造鄭音皂依杜音七報反）

正義杜氏子春曰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也　鄭氏康成曰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當按視所施為

案二說皆可通而杜義稍長

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匰音丹蒩子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杜子春云蒩讀為鉏藉也匰器名

主謂木主也其謂道布者為神所設巾中霤禮以功布為道布屬於几是也葙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葙若今筐也主先匰葙後館互言之者明共主以匰共葙以筐大祝取其主葙陳之器則退也

賈疏以匰盛主以館盛葙向祭所俟大祝取主則以匰退取葙則以館退也

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實於筐饌於西坫上

賈疏刌切也堂西南隅謂之坫饌未用前陳此

於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於几東席上東縮

賈疏士虞禮設席於奥禮神東面右几故設於几東席上東縮縮從也據神東面為正東西設之故言東

縮引之者見苴是藉祭之物

王氏應電曰葅以藉祭酒通謚鄭氏鍔曰主在廟則藏於石室謂之宗祏及合祭於大廟則以匰盛之葅者鄉師所謂共茅葅也盛葅名曰館者如館舍然謂茅託於其中也三者皆司巫所共以其與神交

凡祭祀守瘞瘞於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鄭氏鍔曰禮記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宗廟中亦有瘞繒之類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

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賈疏祭地埋牲與禋祀同節作樂下神後即埋牲以後更有祭祀之節事故使司巫守埋祭畢乃去之

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降下也巫下神之禮賈疏人死骨肉下沈於地精魂上歸於天天地與神人通故使巫下神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禓其遺禮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衍音延

正義鄭氏康成曰衍讀為延聲之誤也望祀謂有牲

粢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禬禜之神號男巫為之招賈疏男巫於他官祭此神時則以茅招之於四方也　賈氏公彦曰望祀者類造禬禜遥望而祝之望衍者攻說之禮遥望延其神以言語責之　杜氏子春曰授號以所祭之名號授之　鄭氏鍔曰神來無方招之亦非一方故曰旁招

冬堂贈無方無筭注故書贈為矰杜子春云當為贈

正義鄭氏康成曰冬歳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

也賈疏占夢職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行必由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　杜氏子春曰無筭道里無數遠益善也

辨正賈氏公彦曰子春以堂贈為逐疫後鄭不從者逐役乃方相氏及占夢之職也

春招弭以除疾病弭注讀如敉杜讀如彌

正義鄭氏康成曰招招福也招弭皆有祀衍之禮

杜氏子春曰弭讀如彌兵之彌

王弔則與祝前注故書前為先鄭司農云先非是

正義鄭氏康成曰巫祝前王　賈氏公彥曰喪祝職王弔則與巫前　李氏嘉會曰王弔祝當往巫亦與焉者祝以辭巫則以桃茢除不祥也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

正義鄭氏康成曰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　鄭氏鍔曰祓除釁浴盍宮中之事

旱暵則舞雩

正義鄭氏衆曰求雨以女巫故檀弓記歲旱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 賈氏公彦曰此謂五月已後脩雩暵謂熱氣

存疑鄭氏康成曰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 王氏應電曰按古者雩於北郊禜於南郊漢制雩衣皂禜衣朱各異其物董仲舒傳求雨開諸陰門閉諸陽門求晴反是皆此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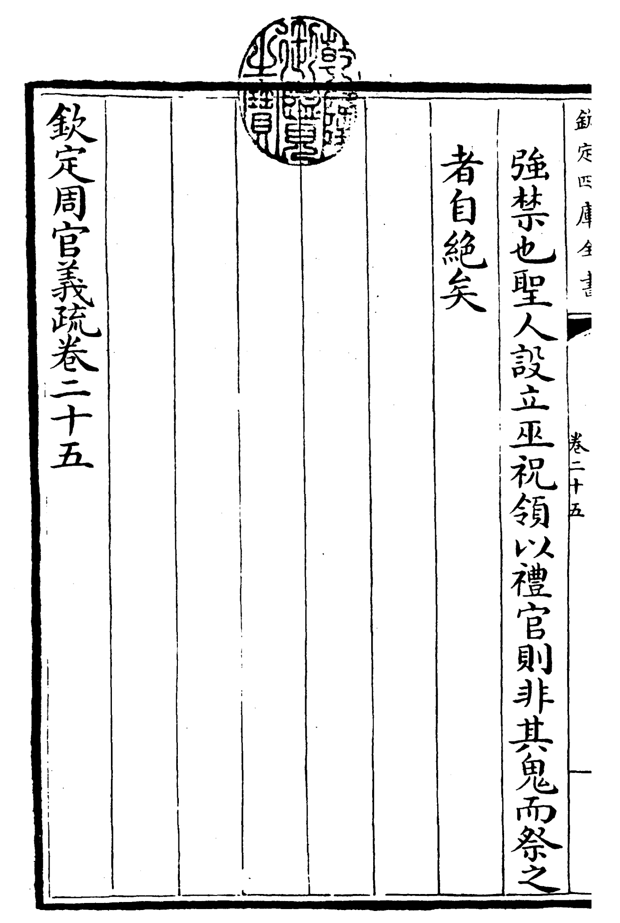
若王后弔則與祝前

正義鄭氏康成曰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　賈氏公彦曰與天官女祝前后

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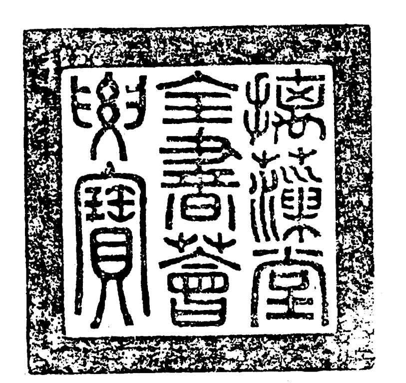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

總論孫氏之宏曰祠祀禬禳本天道之不可測人心所不能已者後世儒者乃欲一切去之不知其不容



強禁也聖人設立巫祝領以禮官則非其鬼而祭之者自絶矣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五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張承恩